

最近去莫干山度假。莫干山的景观，已与我三年前的盛夏之行有所不同。当汽车盘山而上时，我看见山路边竖起了护栏。翠绿的护栏，像蛇一样盘绕在山中，远远望去宛如山腰间扎着一条绿丝带。

88号别墅是陈毅曾经住过的地方，现改为陈毅楼。这次我依然住88号别墅楼。这栋楼除“白云山馆”外，是莫干山第二高的别墅楼。站在阳台上放眼望去，茂林修竹中，雾在茫茫林间飘飞。清新幽静，环境，不时有鸟鸣声声入耳。在远处，飘坠的落叶纷纷扬扬，薄如蝉翼的窸窣声，让我想起莫奈笔下金黄的绚烂；那是多么美的景色，仿佛每一片落叶里都藏着故事。

清早，我穿着墨绿色方格长裙和黑色上衣到山间漫步。满地的落叶和心中日复一日堆积的落叶融为一体，便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诗意感动。我喜欢落叶，赛过枫叶如红，丹桂挂金的莫干山早秋景象。于是踩着一条路叶，朝着充满故事的荫山街走去。那里曾经是繁华的，集市上曾经有中华银楼，伊文思书店和商务印书馆，还有西式成衣店、陈众新竹器店。民国初年，“HELLO”声布满了半条街。那个中国少女，手捧艾草编织的花篮，白色的袜子，和饱满的脚趾，婷婷玉立，像阳光缓缓盛开，山里人的语言，铃铛般脆响，淹没那一声声的“HELLO”。

如今的荫山街，还是那条荫山街。只是经历了太多的世事沧桑，懂得了寂寞也是一种境界。它的苍翠峰峦，常绿松树；使我感悟到生命与自然之景的融洽才是东方智慧和精神。我继续向前漫步，走过荫山街就像走过自己丁香一样芬芳的年华。前方延伸着一条飘满秋叶的小径，它通向莫干山的另一景点“怪石角”。

怪石角是一个十分好玩的地方。它的下方有“听涛亭”。山风袭来，松涛滚滚；登亭小憩，可见白云悠悠，群山绿翠。纵目远望，莫干湖明镜般纯净。倘若在盛夏午后，便有树林中传来一声声蝉鸣。这一声声蝉鸣不知不觉融入虚空，全山的岩石也化为一片巨大的寂静。这寂静，让小小的生命也有着无穷的穿透力，蕴含着一种哲理。我在寂静中感悟着生命的真谛。寂静，也就是心灵的井然有序。此刻，

莫干山秋天的落叶

顾艳



入耳之蚊

朱嗣斌

先天不足，爹妈给的血型属于蚊虫最易叮咬的那种。与妻在一起，冷不防，我身上鼓起四五疙瘩，她却安然无事，还笑我是“无偿献血”。无奈之下，家里防蚊成本渐增：四周纱窗齐备，电蚊香24小时长明，多种品牌药水随手可拿。

霜降过后，气温下降，我淡薄了防备意识，窗户开启让凉风入室。谁料，那日清晨，朦胧中我被一阵强烈的“嗡嗡”声惊醒，说它强烈，因为这声音非同往日，不但音量放大而且集中，有人入人脑之感。

一阵忙乱后，我觉得事态严重，这蚊子真的入耳——飞进我右耳孔，还一个劲往里钻，撞得耳膜直响。我活了半辈子，这回遭遇强手了：我惊叹它生命力旺盛，同伙们几乎都销声匿迹，它继续逞强；我佩服它的钻劲机智，对人身体常见部位不感兴趣，专走“前蚊”没有走过的路，碰了壁也不回头。冷静下来，我想只能智取，于是采用了引导法，在耳边支起电筒，一道亮光照入，抓住飞虫趋光的特点，引诱它弃暗投明。等了好几分钟，未见效。后又实施震动法，人侧耳、单立、跳动，反复多次，也奈何不了它。

常言道，七窍相通。我害怕它被逼急了更不好收拾，只得赶到附近医院求助。医生毕竟见多识广，启动专用设备一通冲洗。“哦，出来了。”引来围观者与医生的惊奇、欣喜。终于耳根清静，我心却不平静，反思自己的防蚊措施，显然百密一疏，得增加投入，赶紧补救，至少耳塞之类要添置一副。

一些企业，已经做得很大了，产品品牌也很响亮，但很快，又在竞争浪潮中沉沦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企业昙花一现？我经常琢磨，并做了调查，发现，这些企业都有一个相同的原因，那就是不注重科技投入，设施落后，产品的科技含量跟不上发展。所以在我成为上海中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后，特别强调科技投入。

近年来，中大共投入2000多万元建立和改造了建筑面积为11000平方米的研发实验室和中试车间，各专业实验室配备的实验设备在

莱顿离阿姆斯特丹不远，我去造访这座小城，为的是怀着虔诚去朝圣我所崇敬的不朽大师伦勃朗，去追寻大师所走过的足迹；去追忆大师生活和创作的点点滴滴。

天才的伦勃朗是位肖像大师，并擅长历史画、风俗画和铜版画，他的作品总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人们称他为画“光”的大师，因为他的作品无一不以“光”相伴。我们细细地品味他的画作，作品所呈现的第一印象是较为晦暗的褐黄色调，运用浑厚的笔触与浓重的颜色融为一体，在沉褐的调子中与寥寥无几的明亮色彩形成强烈的对比，使人有一种耀眼的戏剧性效果以及空间的深远。我感到伦勃朗从来不为一时的偶然的自然光线下的人物面部和身影所左右，他的光线处理既不是太阳光和自然光，也不是灯光照射下的光，而是伦勃朗自己制造的一种特有的光辉，从而淋漓尽致地揭示人物面部的深刻心理和一个事件的全部内在意义。这就是伦勃朗独树一帜的心灵语言，并融入了美学的价值，

感悟伦勃朗

邱瑞敏



我漫步在林间铺满金黄松针的小路上。一只松鼠从我的前边一溜而过。莫干山的秋天在我眼中最美丽的景色，不是洁白的茶花、黄灿灿的野菊，而是这满地金黄的落叶。它给人以遐想与思索，给人以回忆与感悟。因为，一切流动的风景都是表象的；只有落叶的深沉，才能让心灵寻找心灵。

如果说，一个行将衰竭的生命是一片落叶；那么，落叶的触角曾经深入很多事物。譬如昙花，在子夜烂漫后走向枯败；譬如彩虹，辉煌划过晴空后的隐退。还有雪花在与大地拥吻的一刻，便注定了生命的流失。所以，落叶的美在于它无法回到枝头，鲜绿如初。它的美便多了几分伤感，也多了几分让人难以释怀的眷恋。当然落叶最后深入泥土，化为淤泥，滋养另一个新的生命；这是它自身的延续和超越。由此，我在落叶中漫步，心中就少了几分萧瑟，多了几分安宁。

现在如此安静的地方实在不多。莫干山的静，有露水在草叶上闪烁着宁静圣洁的光辉。当晨曦拨开无边的柔曼，天地灵气仿佛进入你的体内漾漾而来。我独坐于峭岩之巅，看着飘坠的落叶，想着一个人从初生婴儿到耄耋之年，从满头青丝到白发苍



满架瑰宝列秦汉，一窗书画璨云霞。走进书法篆刻家李唯的斋席月精舍，真有别样的感觉：秦砖、瓦当、釉罐、汉画像砖依次摆放在红木几架上，墙上挂着当代名家的墨迹，形状和材质各异的百余方印石放满了书桌。我想：那剩下巴掌大的空地大约就是主人读书、刻石、品茗的案头了。李唯告诉笔者：教学之余，闲暇日子，这里是他最向往的世界了。看着窗外阳台上生长茂密的修竹和高高的宋式石灯，吟诵刘禹锡“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

茶香深处谱新章

恽肖铭

制和开发了“JF202平网制版感光胶”、“JR111圆网喷稿蜡”、“环保型光固化制版新材料”等上海市和中国纺织行业重点科研项目。

找到了金光大道

潘跃进

技术人才是创新的基础，为此，我十分重视人才队伍建设，近年来从清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国内知名学府吸纳并吸收一大批年轻有为的教师和专家教授担任技术骨干，并聘请了15位本领域著名的院

令后人在这方面难以逾越，这是伦勃朗的卓越之处。

去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想的是去拜读伦勃朗最享有盛名的大作“夜巡”，3.87x5.02米的巨幅作品，几乎占据了博物馆的整块墙面。当你站立在“夜巡”真迹前久久凝视，心中顿时会升腾一股震撼，逼真的一大群人物在强烈光所赋予的节奏变化中栩栩如生地向前走来，让你仿佛直面一台深邃不已的舞台，一幕人生的大舞台。

平时，在脑海中常会浮现出伦勃朗所作的一幅幅扣人心弦的生动画面，这是他一生勤奋作画所留下的巨大遗产，据资料记载，伦勃朗一生画了五百多幅油画，二百五十多幅版画，一千五百多幅素描。然而，有调查表明，在世界各地有两千多幅伦勃朗的油画，数百年来仿造伦勃朗的赝品也真不少。这次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来沪的画展，让人们有机会更多地去感悟伦勃朗油画的艺术魅力所在，同时提高人们对伦勃朗作品真伪的鉴别能力。

苍，能有多少时间接近大自然？时光快如闪电，谁也少不了感叹、无奈、痛苦、忧伤、恐惧；只有大自然会教给你生命的真谛。

当太阳把满地的落叶照得更加金黄时，我踩着“刷刷”作响的松针往回走去。这寂静的自然之美景，是人生唯一的安慰。而对美的享用，则需要从容的心境才能感到大自然对人类的博爱。于是依然青春的我在山静、水静中，心空朗朗，落叶如歌；这是多么美的情景。

细观《龙出东方》《有生气》《奇正相生》等另一组大写意甲骨文印作品，刀法上汲取了齐白石痛快沉着、错落有致的章法，体现出现代构成的目光。他的《茶趣》葫芦印外框，形式古朴，两字布局新颖得体，上下呼应，似朱蝶起舞，十分动人。瓦当印《品味清茶茶香》《茶具壶》等随形就势的处理方法，格调高雅，别有一番神韵。

李唯的茶文化印稿如此丰富多彩，着实让人高兴。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李唯，曾参加全国一至五届篆刻艺术展、西冷印社中国印大展、海派书法晋京展，声誉日隆，但他坦言，“聋人也唱胡笳曲，好恶高低自不闻”，自己印章



技进步奖、重点新产品优秀发明奖、中国发展产品开发贡献奖等，其中多项专利填补了国内空白，取代了进口，为推动行业科技进步和成果转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为了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我们倡导“以丰厚的待遇激励人，以真挚的情谊留住人”。根据在技术创新中实际贡献，予以不同奖励；作出突出贡献的，还给予重奖。上海图书馆藏近现代

士、专家、教授组成专家委员会，负责验证技术中心中长期目标，对项目开发方案进行可行性论证，并为攻克重大技术难关出谋划策。

人才云集，使中大科技创新成果倍出：目前中大科技拥有专利及核心技术200多项，制订行业及地区企业标准20多项，并受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委托，制订了印花行业新职业标准，专利实施率80%以上。每年完成数十项国家行业及上海市引进技术的吸收与创新、专利技术二次开发。这些专利新产品多次获得国家、省部级科

家里有一些蓝印花布的衣褥和饰物。其中有很多以前父亲从乡下带来的被单和包袱皮。而多数蓝印花布藏品，是日本友人久保麻莎女士所赠，桌布、睡衣、手袋、折扇，都是充满中国情调的精美艺术品。久保麻莎五十多年前就开始迷恋中国的蓝印花布，并将收集和推广蓝印花布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事业。上海的第一家蓝印花布博物馆，就是久保麻莎所创。在东京，也有她开办的中国蓝印花布店。从八十年代中期至今，久保麻莎无数次往返于中国和日本，都是为她所钟爱的蓝印花布在奔忙。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可以说是为追寻传播推广蓝印花布耗费了毕生心血。前几日老人从东京回上海，托人带一袋日本糙米给我，我回赠她一本书，并想写一幅字送她。写什么？心里想到了古人咏蓝印花布的诗。

青出蓝

赵丽宏

我不清楚中国的蓝印花布有多少年历史，在唐诗中，就已经看到有人写蓝印花布。杜甫诗中提到的“丰城客子王季友”，传世的诗作不多，其中有一首《青出蓝》，写的就是蓝印花布：

芳蓝滋匹帛，人力半天经。浸润加新气，光辉胜本清。还同冰出水，不共草为萤。翻覆衣襟上，偏知造化灵。

读王季友这首诗，可以想见，在他所生活的年代，蓝印花布已经非常普遍。王季友长期生活穷困中，他的生活和绫罗绸缎无缘，蓝印花布却和他很亲近。蓝印花布其实是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和智慧。绿色植物的汁液，居然能把白布染成蓝色，印染时将部分遮盖，就成了蓝布上的白色花纹，蓝白相间的花布，花样变化无穷，和中国的青花瓷器相仿，表现的是素雅情调，是老百姓对美的向往，对大自然和生命的讴歌。在很多人眼中，朴素的蓝印花布比彩色绸缎更美。王季友这首诗，是蓝印花布的赞美诗，八句诗中，除前面两句是客观描绘，后面六句，都是由衷的赞辞。最后两句“翻覆衣襟上，偏知造化灵”，尤其生动，花纹如白色蝴蝶飞到衣襟上，让诗人浮想联翩。

另一位唐代诗人吕温，也写过《青出蓝诗》，同样是八句：“物有无穷好，蓝青又出青。朱研未必德，白受始成形。袍袂宜从政，衿垂可问经。当时不采擢，作色几飘零”。此诗和蓝印花布没有关系，旨在诠释荀子《劝学》中说“青，取之于蓝，而甚于蓝”的哲理。我喜欢的是开首两句，“物有无穷好，蓝青又出青”，世间万物，变幻万端，美妙无穷，中国的蓝印花布，也可以印证这样的哲思吧。

送久保麻莎书法，我想，还是抄录王季友的《青出蓝》。



的格局还未定型，还须加强印外修养。面对躁动不安的人心，他静下心来历练，研习书法是其每天必修的功课。虽然，他清新雅健、捭让有致的篆书隶书，已有邓石如、吴让之的遗韵，但他没有止步。他把敦煌写经书体的研习，作为近期努力的目标。笔者从他厚厚一叠敛而后放、拙趣天成的经书作品中，看到了他对先民敬畏膜拜虔诚之心。如此厚积而薄发，相信李唯必能修成正果。



茶趣



探梅品茶

十日谈

发明记事

即将开幕，明起刊登一组《真影留踪》。